

三峡库区传统风貌场镇的重生*

——以大昌古镇迁建为例

阎波, 谭文勇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以大昌古镇为例,首先指出古镇的独特价值,然后简要地介绍了大昌旧城的现状,随后重点阐述了因为三峡工程,大昌古镇将进行异地迁建,并对迁建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如何保护并延续传统风貌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三峡库区;传统场镇;大昌古镇;迁建;重生

中图分类号:TU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329(2006)04-0012-05

Renaissance of Traditional Featured Towns in the Three - Gorge Reservoir Region ——with Ancient Dachang Town as an Example

YAN Bo, TAN Wen - yo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Taking ancient Dachang Tow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points out the particular value of the ancient town and introduces briefly its actuality,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fact that Dachang Town will be rebuilt in other place ow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 gorges project.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preserve and keep the traditional style and features in its rebuilding layout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Keywords: Three -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traditional town; ancient Dachang Town; renaissance

长江三峡高川急流,山雄水秀,以其雄伟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举世闻名,一颗颗明珠般的传统城镇,如巫山大昌镇、石柱西沱镇、忠县洋渡镇、云阳云安镇等,星罗棋布地镶嵌其间。然而,随着大江截流,三峡成库后,175水位以下的许多场镇即将被淹,因此发掘并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收集整理并延续传统建筑风貌,成为建筑界的一大课题。

场镇,是人类活动的聚集场所。“是人类在特定的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背景下进行活动的结果”(R. G. 詹森)。三峡库区的许多场镇,是历史上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结果,是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对库区传统风貌场镇进行研究,可以保护延续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在重庆市公布的三峡库区迁建保护的傳統风貌场镇中,巫山大昌镇、石柱西沱镇、忠县洋渡镇、云阳云安镇、丰都高家镇、涪陵蔺市镇等榜上有名。以大昌古镇为例,对库区传统场镇的价值、现状进行研究,并对传统风貌场镇的规划、建设提出自己的观点。

1 三峡城镇中的璀璨明珠——大昌古镇的独特价值

大昌古镇,位于巫山县以北60 km处,大宁河中游的一块天然平坝上(图1),以其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民居形态,在重庆的历史、文化、建筑届享誉盛名。

她有着辉煌过去:是川、陕、鄂3省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巫盐及其它物资的集散地,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期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有着宝贵的现在:拥有三峡库区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多为明末清初所建,距今已300多年。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四合井院,双披檐和封火山墙是其最大特色(图2),特别是大昌的封火山墙,数量之集中、种类之多为西南地区所罕见。

对建筑历史研究者来说:大昌历经战乱沧桑、天灾人祸幸存下来的传统民居和大量珍贵的地下文物及其

* 收稿日期:2006-02-18

作者简介:阎波(1971-),男,重庆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



图1 大昌全景——大昌古镇位于大宁河中游的天然平坝上



图2 大昌古镇两大特色——封火山墙与双披檐中蕴含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地方建筑文化,对研究巴文化和地方史学研究有极其重要地位。

对地域主义研究者来说:大昌地处偏远决定了它的兴衰不象江南水乡历史城镇那样贯穿着儒教教义的生长,而自身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铭记;在西南地方建筑学的研究与发展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现代建筑设计者来说:大昌的传统聚居形态与地方民居建筑在和建筑创作中有着独特的价值。

对乡土建筑研究者来说:大昌的民居虽陈旧破损,但它有着西南地区少见的封火山墙,颇具特色的双披檐,是该地区民间建筑文化上千年的积淀。

对城市规划研究者来说:大昌的城镇布局极有特色,聚落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建筑结合环境的典范;而先民们结合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逐渐创造出的结合山、江环境生活的独特聚居形态,则是中国山地建筑学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对旅游者来说:大昌古镇是三峡库区文化景观和旅游景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昌古镇很小,占地不过10公顷,民谣中有“一灯照全城,四门能通话;堂上打板子,户户能听见”的说法,但她“五脏俱全”,不论作为三峡库区沿江城镇的一个典型,还是作为大宁河流域城镇发展历史的一个浓缩,小小的大昌古镇,都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2 新生前的垂暮——大昌古城现状

2.1 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在古代马背船运的年代,大昌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可谓极为便利(图3)。可到了近现代,随着机动车辆的使用,大昌的地理优势荡然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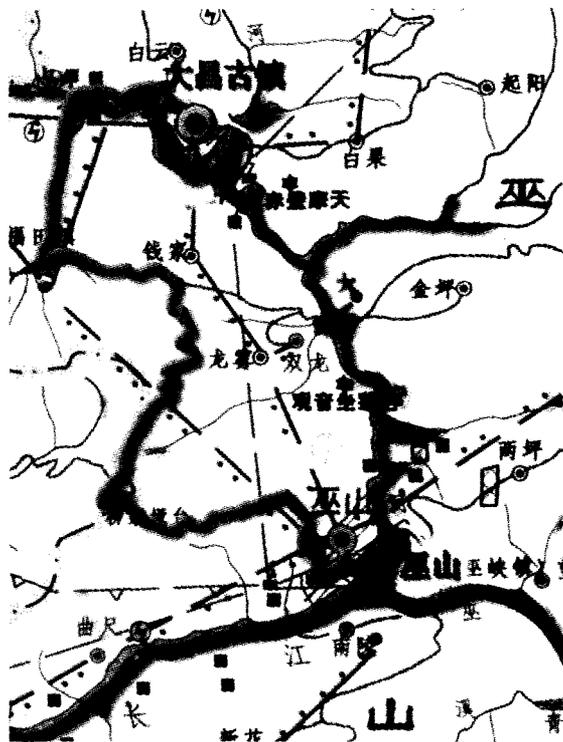


图3 大昌交通地理位置图

建国后大宁河运输业发展缓慢,“1956年4月,成立大昌木船运输合作社,入社木船80只,284.62t位,社员207人。”直到71年试制成功机动船后,人力自行车才渐趋淘汰。

目前镇上最好的交通工具是当地称为“麻木”的三轮摩托车。从巫山县城巫峡镇到大昌的公路长达90km,大昌人出入县城,要么在破旧山路上颠4h的车,要么从大宁河逆流而上乘4h的小船。

闭塞的交通,使大昌的经济远远落后,缺乏外来投资,镇上没有大的厂商,旅游收入也少得可怜。修建三

峡前,许多大昌人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从他们老祖宗起延续了千百年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农业与小商品交易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笔者在调研时了解到,村民们不是不喜欢住新的红砖楼房,只是收入低,拿不出钱来,笔者看到,不少农户甚至还住在土胚房里。

2.2 古镇自身发展没有破坏古城肌理

大昌镇现分老城和新城两部分,当地老百姓亦呼内城和外城。所谓新城,实为一条起于古城东门长约2 km 的街道,间有若干小巷,为清末沿古城门向东北相继建房形成,初名太平街。这条街道的产生完全是因为古城太小,不敷使用的原因潜移默化地形成的。街道两侧民居越远离东门,修建的年代越晚,是老城300 m 东西向主街的自然线性生长。因而古城肌理包括诸多封火山墙无形中被完整的保护下来。

3 “历史的重生”——大昌新镇的迁建规划与建筑设计

3.1 大昌古镇因即将被淹成为热点

现在,三峡工程如火如荼,2009年库区水位达175 m 时,大昌古镇135~175 高程段(包括大昌镇及其所辖的三个乡)将全部被淹。受淹面积大,涉及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古镇被淹,大昌传统的地域文化将遭到永久性破坏。

三峡工程长期悬而未决,使包括大昌在内的三峡地区城镇建设失去大量机会,也使大昌的古城风貌得以幸存。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想必今天大昌还是在“处于深山无人识”的封闭状态。当初三峡工程从提出构想到1992年动工历经80多年的论证,可当最后人大通过时,留给人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因为三峡工程的实施,保存完好的千年古镇连带万亩良田要被淹没,这真像一个宿命的轮回。

如今,大昌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热点,新镇建设如火如荼,老城的清库拆迁早已开始,作为三峡外迁移民第一镇,总数为1.2万名的外迁移民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而最为人们关注的是将三峡库区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民居群进行所谓的“克隆”(许多媒体的说法),千年古镇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

3.2 大昌新镇的迁建规划

3.2.1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有一位作家说:“葛洲坝是第一把刺向三峡文化的锋利长刀。”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如今的三峡库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考古工地,近百考古队为抢救历史与时间赛跑。即便如此,也“仅占三峡库区地下文物总量的8%,其余92%的非重点文物将随大江截流永沉水底”。大昌古镇剩下的

“三分之二”“非重点”民居,也与它们有着相同的命运,注定要永沉碧波之下。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古镇濒邻消失边缘的今天,大昌古镇精心挑选出来的“三分之一”能保存下来是确实幸运。

其实古民居的异地迁建在三峡并不是孤例。象位于西陵峡中的兵书宝剑峡与牛肝马肺峡之间的湖北新滩,也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群。但这些房子早在三年前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了,它们被肢解成一堆木头、砖头和石头,其中6栋的“零件”被运送到秭归新城茅坪镇的凤凰山上重新组合起来。在凤凰山上复建的还有另18座古建,对于库区数以百计的地面文物来说,能在异地修建的古建筑,确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3.2.2 延续古镇风貌的新镇规划 大昌古镇聚落形态与格局,是三峡文化多姿多彩历史底蕴的折射,是上千年历史发展、延续和继承过程的产物,与人民的生活、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体系的运行、市民的居住心理等有着极其合理的内涵联系,符合人民的生活习惯,也符合城镇所处的环境特征。为我们提供了祖先们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珍贵信息。

大昌新镇属于整体迁建的城镇,新镇的建设、人口的迁重组,居住环境的变迁,打破了原有的聚居形态与格局。对一个崭新的大昌新镇来说,要传承与发展它原有的历史,要注重文化风貌的延续与发展,要赋予建筑风貌及沿江景观新的生命力,要产生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切都离不开古镇民居的整体搬迁。很难想象,未来的大昌新镇,假如除了毫无山地特色的宽敞道路,就是随处可见的整齐划一、贴满瓷砖的多层住宅——这种截断了历史的“新镇”,让人如何联想起她曾经有过的悠久历史?截断历史就等于回到愚昧与无知,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也应该向过去学习。大昌古民居的异地迁建,是配合新镇的规划建设的需要。可喜的是,审批实施的《大昌新镇移民迁建详规》(图4)立足于延续古镇的文脉,较妥善地处理了新镇与迁建民居的关系,在弘扬古镇的特色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获得了有关部门与专家的好评。从2002年下半年起,已经严格按规划加紧实施。

3.3 细说古民居的异地迁建

面对行将淹没的严峻现实,村镇原有工厂、公共建筑、居民住宅以及其他设施将按规划,分期、分批有序地在新址——离旧城5 km 外的宁河村邓家岭进行重建。新的大昌镇将建成集商贸旅游于一体的新型集镇,容纳现在40%的大昌人,其余60%的人成为外迁移民,迁到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安居。



图4 大昌新镇规划效果图

对珍贵的大昌古城,早在1995年,“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就对其抢救性的研究保护作了详尽的规划工作。2000年,北建工的专家对有价值的民居进行了测绘,并已于2000年8月完成了《古城搬迁保护规划》。专家们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大昌古镇搬迁民居30处,寺庙2处,城门3处。搬迁后的“大昌古城”与老的“原版”古城有一些不同,确切地说并不是完全的“整体搬迁”,更不是“克隆”。因为,一是古城建筑并非全部搬迁,搬迁的民居大概占整个古城民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保存完好,有较大价值的民居;二是新镇街道的长短将适当缩短;三是部分建筑排列方式与以前不同。在保持街道空间形态的前提下,古民居将会集中布置在一起。变化最大的,是两座原本并不靠街的寺庙——帝主宫(图5)、关帝庙(现在的镇政府)将被搬到街边。实施的步骤是:先把要搬迁的古民居逐一拆卸下来,给每块砖、每片瓦、每根梁栋标上记号,再原样运输到邓家岭旁的西包岭新址复建。一些年代久远而无法完整迁徙的部件则采用仿古材料替代。其间还包括对原材料做防白蚁和防锈处理。整个搬迁保护项目据报道将耗资3000万元,政府花巨资复建这些古建筑,主要目的是要发展旅游。



图5 大昌地主宫的山墙别具特色

重建一座新城不需要3000万元,但原样“克隆”,达到3000万元未必够用。重庆市文物局的官员刘玉川表示:“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恢复并保持大昌的古典风貌”,尽管他也清楚,在拆迁过程中对古建筑物的损坏是不可避免的。

3.4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设计

在1999年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教授在《北京宪章》中明确指出:“建筑学是地区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

我们在对大昌古镇民居的调研中,提炼出大昌民居最具特色的建筑空间——院,提炼出大昌民居最具特色的建筑语言——封火山墙及双披檐。庭院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灵魂,它给人无限的遐想,无限的变化;庭院象征着天地,同时也是整组建筑群的精华所在。另外,由于移民文化的影响,使封火山墙在大昌古民居中运用广泛,它不光起着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而且还有重要的装饰作用。它有多种形式,如五花的、三花的、隆形的、两坡的等等。山墙上的“草尾”、装饰,线条优美,生机焕发,如鱼得水,似鹤飞翔。在大昌人的心目中,封火山墙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图腾。

在我们的设计中,院与封火山墙是我们必须采用的建筑法则,而且我们遵循着中国古建筑的建屋法则——由间而栋再成群,利用轴线组织空间,利用建筑围合空间。在新镇的建筑里,人们看到那熟悉的建筑形式,体味那熟悉的空间,可以回忆起那些消失的场所,追忆往事(图6、7、8、9)。

4 迁建后的“古镇”:一个供后人瞻仰的标本

搬迁重建后的大昌古镇将成为三峡旅游线上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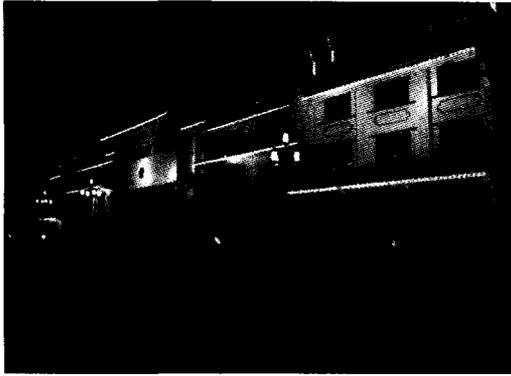


图6 大昌政府办公大楼夜景



图7 庭院幽幽



图8 平河新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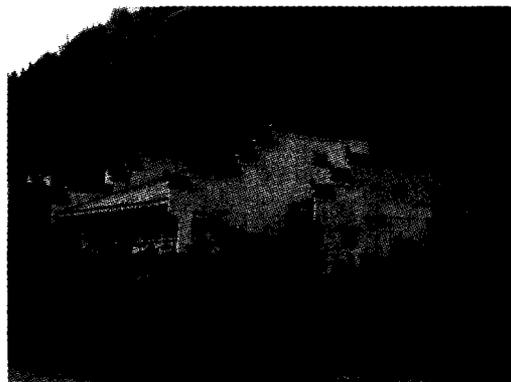


图9 平河新民居

个黄金景点向游人开放,但古民居里将不再住人,据文物管理部门解释是“方便管理与保护”。大昌的古村落

和古民居,自古以来人烟未断,与石宝寨、张飞庙这些已经被作为旅游点的独立古建相比,不仅更真实地记录着三峡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伴共生的历史进程,而且更深刻地反映着长江文化源远流长的丰富内涵。保护看得见,摸的着的大昌民居与地下文物固然重要;但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昌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同样是人类的宝贵的财富与遗产。大昌的历史文化,是动态连续、不断创造的过程,是由过去传至今天,在人们心中仍然存活的文化观念。古民居固然可以迁建,但历经千百年不断积累才形成的历史传统又如何“迁建”呢?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迁建后大昌古镇离开了原来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将很难再完整地重现其原汁原味的面貌,将成为一个“标本”,供后人瞻仰。

5 结语:祝福大昌

笔者夏天初到大昌时,步入古城,即有穿越时空,走进历史之感。在大宁河边,还看到成群的孩子在清澈得可以看到游鱼和鹅卵石的水中玩耍。当地人说,夏天的夜晚,河边有上千人在乘凉聊天。不远的将来,这些景象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客观的讲,比起将淹没的长江干支流的其它1100多座村庄和城镇,其中不乏与大昌同样闻名遐迩的如归州、新滩、西沱、洋渡、名山等等古镇,大昌无疑是幸运的。但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尽管大昌的那条“丁字街”将被“复制”到新城去,但那毕竟不是原来的老街了。“集商贸和旅游为一体”的新城,是喧嚣、纷繁的另一个世界。大昌已延续千百年的传统聚居形态和地方建筑文化将嘎然而止。历史不可复制,文化难以“迁建”,笔者只是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能永远看到大昌这些美丽的封火山墙。

大昌古镇,期待着在新址重生……

参考文献:

- [1] 任桂园. 大巫山文化[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 [2] 季富政. 巴蜀城镇与民居[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 [3] 巫山县志(光绪十九年版)[Z].
- [4] 四川省巫山县志编撰委员会. 巫山县志[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5] 大昌古城古民居群搬迁保护工程设计组. 重庆市巫山县大昌古城民居群搬迁保护规划报告[R]. 2000.
- [6] 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巫山县大昌新镇移民迁建修建性详细规划[Z]. 2002.